

「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

活動設計者的省思

文——傅彥龍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其實，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情。當我們談論臺灣文化協會的歷史，我們在談論的是臺灣的當下與未來。面對前人所作的奮鬥與犧牲，現在正是身為臺灣人的我們，以行動回報，向前人致敬的機會了。

這次的「啟蒙進行曲：文協足跡在臺南」，有別於以往導覽解說的形式，特別藉由城市闖關遊戲的形式，邀請民眾一起走進臺灣文化協會曾經活動過的歷史現場，重現當時的情境，體驗文協的時代氛圍。同時也藉由回望臺灣的過去，思索臺灣的當下與未來。而這一切始於一個暑期實習計畫。

目的—媒介—情緒

今年8月，身為臺文碩士生的筆者，與幾位分別來自臺文系與數學系的大專生進入臺文館的暑期實習計畫，組成團隊，共同接下這次的活動設計與籌辦。我們的目標是以「文協在臺南」為主題，以文協的歷史為題材，運用相關的現存歷

史地景，嘗試設計出比以往的導覽旅行形式更有趣、更具互動性的活動，讓一般民眾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度的體驗。

首先，我們必須決定這次活動欲傳遞的核心物為何。我們閱讀臺灣文化協會的歷史文獻，與臺文館研究典藏組組員林佩蓉、周定邦諮詢討論，並在地方文史工作者張江洪帶領下，實地走訪這些歷史地點。我們逐漸能夠掌握文協的歷史氛圍，與文協運動者的核心精神。從這些對歷史的基本認識出發，我們決定以文協的「啟蒙」精神作為活動主題。

其次，我們在臺文館請來的互動遊戲設計師許皓甯的指導下，學習如何設計遊戲活動。結合活動主題與歷史素材，我們依照「目的—媒介—情緒」



「啟蒙進行曲：文協足跡在臺南」活動成員合影。我們一起從這裡出發，投身了解，用新眼光，看見那從1921年一路延伸到2017年的光芒。

的原則來設計：確立要傳達的核心目的，像是蔡培火推廣羅馬字，與當時文協知識分子透過演講傳達新觀念的感覺；在特定歷史地點的選擇適當的媒介，包括素材、符號與敘事來表達前者，像是羅馬字、《十項管見》、上臺朗讀演講的動作等，形成特定的遊戲形式；這些遊戲形式必須深入玩家的內心，引出他們的情緒，才可能留下較深刻印象。最後再將情緒導引回我們所欲傳達的核心目的。於

是，我們如此確定了活動雛形。

理想與實踐之間

隨後，從9月到11月的幾個月內，我們從抽象的紙本企劃開始，透過與臺文館跨組館員、遊戲設計與製作的專業工作團隊的人們彼此討論合作，從現場勘查、地點的聯絡、歷史文物影像的授權、道具製作、遊戲機制的試玩與修改等，一

步一步填充整個活動的血肉，長出一個接近完整的形式。

身為一個臺灣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我平常接受的訓練是文本文獻的蒐集、閱讀、分析與詮釋。我能夠憑藉這些專業，回到歷史脈絡中，理解那時候人們的所思所為，甚至透過想像力走入當時人的內心，揣度他們的思想、意志與情感。

但是，要如何將那樣的時代氛圍與當時人的奮鬥傳達給現代人，使他們體驗且感受，在心中留下足夠深刻的印象，是不容易的事情。畢竟一般民眾對那段歷史可能陌生，也沒興趣知道那段歷史的諸多細節，更可能無法理解當時人為何這樣思考、這樣行動。

這時活動設計的原理就適時發揮功能了。遊戲形式有許多細節牽動著玩家的感受，像是遊戲機制採取合作型還是競爭型，玩家的情緒要控制成認真嚴肅還是緊張高昂，物件的意象與質感與當時歷史的氛圍是否相似等。這些種種環節必須細緻地安排，才可能透過遊戲讓玩家置身在文協人的當下處境，面臨相似的機會與限制，使他們像文協人那樣思考、抉擇行動與承受行動的代價，深度體會那段歷史。

然而誠實而言，這畢竟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也由於時間的緊湊和人力的有限上，在一些細節上未能完美展現。一些更複雜的遊戲機制取消，也有一些因應場地限制與臨場狀況而做的權宜處理。此外，我們也難以同時兼顧需求深度歷史知識的玩家，以及需求遊戲性的玩家。

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情

在整個活動中，我除了對臺灣文學專業的應用與進一步轉化進行實踐，認知到實踐過程中可能有的困境與局限，也對於「如何面對臺灣歷史」有更深刻的體會。其實，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情。

九十多年前，臺灣的有識之士看到世界各地許多人起來爭取身而為人應有的權利，卻失望地發現家鄉臺灣毫無動靜，彷彿「文化的落伍者」。於是不甘心的他們發起文化運動，期望臺灣人能發展新的文化，由文化而政治，打造一個實質意義的臺灣民族，與世界上各地的人們一起去除壓迫，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在《臺灣青年》卷頭辭中寫道，他們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覺醒，從而鼓吹「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為幸福而奮鬥、抗爭。¹ 當我們回到九十多年後的現在，且捫心自問：前人所追求的「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是否都真的達成了呢？倘若他們來到當下的臺灣，他們會作何反應？

如同我在活動結尾時對所有玩家所說的心聲：當我們談論臺灣文化協會的歷史，我們在談論的是臺灣的當下與未來。面對前人所作的奮鬥與犧牲，現在正是身為臺灣人的我們，以行動回報，向前人致敬的機會了。✎

1. 〈卷頭之辭〉，《臺灣青年》，1：1（東京，1920.7），頁1。原文以日文書寫，此處使用吳叡人的中文翻譯，參考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2006.6，頁143-144。